

◇四时风物

桃花魂

[淮安]吴光辉

春雨刚过之后,西边的天空挂满了如火如荼的晚霞,桃花坞正静静地舒展在古淮河边的风景里。所有的桃树全都伸展着它们黝黑扭曲的枝条,所有的桃花全都镇定无语地绽放着自己的艳丽,所有的桃红全都齐心协力地渲染着自己的精神,仿佛在这天地之间汇聚成一种永不离散的魂。

我推想,眼前所有的桃树全都在用它们的肢体语言,在对我诉说着它们抗争的人生,否则,也就不会对我展示出扭曲、苦痛、奋争,甚至悲壮的形态了。粗糙、弯曲、苍劲,充满了张力,所有粉色椭圆形花瓣全都在绿叶的陪衬下静静地绽放着,显得那么坚韧,那么顽强。

桃花之美不仅其表,更在其魂。

其实,早在《礼记》中就已将桃列为祭祀之果,我想自己一直固执地将眼前的这片桃花坞看作是一个祭坛,又将这片桃花看作是一种魂,似乎并非无案可稽。

这片桃花坞地形突兀,黄土堆高低起伏,桃花坞之北便是那条举世闻名的淮河,桃花坞之南的桃花涧则是一道深壑,足足有十多米的深度,沟底有一汪清澈见底有水潭。我每次来这里时总会产生一种错觉,以为这里不是苏北水乡,而

是大西北的黄土高坡。

事实上,这里的黄土确系大西北的黄土。据相关史料记载,南宋建炎二年(1128年),为了阻止金兵南犯,宋朝留守大将杜充“以水代兵”,居然扒开了黄河大堤,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洪灾,一下子就淹死了淮河沿岸20万余百姓。从此之后的数百年,黄河夺淮的洪水屡屡成灾,同时将黄河的大量泥沙带给了这条淮河。我眼前的这道桃花涧正是黄河夺淮的洪水冲击而成的。正因为此,这片方圆数百亩的桃花坞,一点也没有苏北水乡的秀气,却显现出一股大西北黄土高坡的悲壮。

关于在这片黄土高坡上遍植桃花的起因,根据当地的一位文史专家介绍,与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有关。清康熙二十五年(1686年)八月,孔尚任(1648年—1718年)奉命前来淮安治理黄河夺淮的水患,以保京杭大运河的畅通,结果淮河水患并未治成,却让他切身感受到了官场的腐败。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,他实地考察了前明遗迹,促成了他后来的传世之作《桃花扇》的创作。后人为了纪念孔尚任在此治理淮河水患,又纪念他在此萌发创作《桃花扇》的灵感,便在我眼前的这片黄土高坡上开始栽种桃花。由此可见,这座桃花坞从它

“黄土高坡”地形的诞生,再到开始桃花的种植,全都充斥了抗击外族入侵的悲壮。

千百年来,这片桃花还被淮安人用这种精神底色连续不断地浸染着。南宋巾帼英雄梁红玉抗金的热血就是洒在了这里,晚清抗英名将、为国捐躯的关天培也是出生这里,抗战时期刘老庄八十二烈士也是在这里血染沙场……

时近清明,古淮河边的这片黄土高坡上正是桃花遍野之时,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刚过,南边桃花涧里流淌着浸透无数花魂的桃花流水。笼罩在古淮河边的晚雾更加浓郁起来了,给这片桃林披上一层厚厚的纱,桃花便呈现出迷朦之美来,桃花坞也就变成了仙境一般。就这样,天地神笔将这片桃花铸成了富有生命底色的精魂。

桃花坞之桃花魂,是抗争之魂,爱国之魂。

写意儿几笔红桃,补衬些翠枝青叶,桃花有魂,分外天天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ing@163.com

◇生活空间

多撒两把菜种

[盐城]张国军

老任爹从苏南过完年回来,看看青郁郁的菜园一棵菜不差。对我说:“去年秋天,在河坡上多撒两把菜种,长出的小青菜黑水鸡吃了不少。”

九十多岁的老任爹,从企业退休,和我是熟人,耳不聋,眼不花。一米多高的护栏,腿一抬就跳上去了。前两年还背着旋网打鱼,从唐响河到大潮河,网不落空。现在不打鱼了,在废弃的小河堤上整出一个小菜园,种上长豆角、四季豆、黄瓜、丝瓜、辣椒、茄子。秋天换季,又种上大白菜、萝卜和过寒的小青菜、茼蒿。大雪节气一到,拔了白菜、萝卜,消闲无事,他回小区居住,就不再到菜园去了。

去年一开春,他再到菜园拔菜,愣了半天没有说话。菜园像遭冰雹砸过,大部分青菜只落茎干、茼蒿还剩下。哪方神圣偷了菜?老任爹决心“要逮住这个贼”。

他的临时宿舍到菜园只有几十米远。窗户正对着菜园,他挪开挡在窗口的橱子,没事就趴在窗户玻璃上向外望。元宵节那天下午,他无意中向窗户上瞟了一眼,十几只像小鸽子的鸟,嘴上像裹着红布似的,从河坡上跳上来,大摇大摆地进了菜地,有的低头吃一口菜叶,有的啄一口茼蒿,抬起头望望,咽下

去,再低头啄菜。

这不是河里的黑水鸡吗,怎么也吃青菜啊?听老任爹一说,我也好奇地跑到河边看。黑水鸡除翅膀下和尾部羽毛灰白、头顶前部分与嘴上一大块是红色,只露一点黄黄的嘴尖,其余全是黑色。嘎嘎地叫,短促响亮。在水面上跑起来,脚爪划水像有轻功似的。

“贼”逮到了,怎么处理呢?有的说埋网;有的说在菜上喷药。老任爹哈哈一笑:“我一辈子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,大不了再多撒两把菜种,长出来给黑水鸡吃。”

暑去秋又来,老任爹在园子里撒好菜种,又随手把六七米长的堤坡,划松土层,撒上几把青菜种,用钉耙耨耨。一场雨过后,菜苗顶破土层。

黑水鸡在水冷草枯的冬天,难觅新鲜食物,如饥人遇食,从芦苇丛中钻出来、水下冒出来,摇摇头,抖落身上的水珠,爬上坡就啄菜,也不往河堤上的菜园去了。过年后,老任爹从儿子家回来,看着菜园里的青菜油绿粉嫩,再望望河坡上的青菜被黑水鸡啄得七零八落,笑得脸上的沟壑挤到了一块。我告诉他:“任爹啊!那黑水鸡可是国家保护动物哦。”他一脸惊讶:“啊!我哪晓得哦,早知道还要多撒两把菜种。”

